

花火



宋无疏 著

江湖精英

江山一壁

半壁为河山半壁为你

为金为银更为一睹公子绝世俊容
祸乱一世这是为哪般

坐拥金牌杀手的名头
享受金牌狗腿的待遇

晋江一号古代版007宋无疏
带领狗腿女杀手『碰撞』
皮相雇用主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宋无疏 201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祸国糇糊 / 宋无疏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5313-4110-9

I. ①祸… II. ①宋…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10433 号

祸国糇糊

责任编辑 王 平 尹明明

责任校对 张 斌

装帧设计 刘 艳

选题策划 花火工作室

特约编辑 罗 婷

幅面尺寸 165mm×235mm

字 数 345 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湖南精品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ISBN 978-7-5313-4110-9

定价: 22.8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29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731-88282222

目录

001	〈第一章〉	一探乱怀楼
007	〈第二章〉	午夜又惊魂
013	〈第三章〉	塞翁今失马
019	〈第四章〉	鲤鱼催命来
025	〈第五章〉	六万金折腰
029	〈第六章〉	卷土复重来
033	〈第七章〉	血溅玄武门
037	〈第八章〉	白雪映红梅
043	〈第九章〉	再忆萼绿华
049	〈第十章〉	佳人最销魂
053	〈第十一章〉	只无可奈何
059	〈第十二章〉	趁欢夺命鞭
063	〈第十三章〉	狭路终相逢
067	〈第十四章〉	水落石未出

目录
Content

071	< 第十五章 >	庐山无真颜
077	< 第十六章 >	呆鸠占鹊巢
083	< 第十七章 >	小荷才露尖
089	< 第十八章 >	一别天命转
093	< 第十九章 >	飞蝶引谋来
097	< 第二十章 >	好戏欲开场
101	< 第二十一章 >	大智真若愚
105	< 第二十二章 >	一怒为明夷
109	< 第二十三章 >	心系杀人事
113	< 第二十四章 >	迷雾深一重
115	< 第二十五章 >	相煎何太急
121	< 第二十六章 >	一线露天光
125	< 第二十七章 >	转机终浮现
129	< 第二十八章 >	临了变故生

目录

content

135	<第二十九章>	不战屈人兵
141	<第三十章>	按暗兵不动
143	<第三十一章>	被逼上梁山
149	<第三十二章>	初入留云轩
153	<第三十三章>	谁火眼金睛
157	<第三十四章>	无蹊径可辟
163	<第三十五章>	阴魂总不散
167	<第三十六章>	出逃惹风波
173	<第三十七章>	毒打也生情
179	<第三十八章>	刮目相看难
185	<第三十九章>	始抽丝剥茧
191	<第四十章>	化静为机动
197	<第四十一章>	一曲阳关调
201	<第四十二章>	锦帕藏深仇
207	<第四十三章>	金蝉脱壳亡

目录
content

213	<第四十四章>	魂牵也梦萦
219	<第四十五章>	谁非死不可
225	<第四十六章>	雨打芭蕉夜
231	<第四十七章>	何处不多情
235	<第四十八章>	夜奔对峙局
241	<第四十九章>	神女又倾心
247	<第五十章>	意渐入佳境
253	<第五十一章>	黄粱一梦碎
259	<第五十二章>	夜中人独奔
265	<第五十三章>	以醉销千愁
271	<第五十四章>	多少爱恨在
277	<第五十五章>	只身入皇城
283	<第五十六章>	万事总成空
289	<番外>	欢情荡漾三月春

第一章

✠……✠
✠✠✠
一探乱怀楼✠✠✠
✠……✠




















凉风有信，秋月无边，京城夜色上好。

抄手游廊曲折，假山怪石错落。金菊在院里璀璨，幽香阵阵，嗅来心旷神怡。流水过桥叮咚，映着皎洁月色，潺潺声迎风吹散，甚是悦耳。

九疑躺在鼎华楼后院的小楼房顶，嘴里叼着狗尾巴草。大约是深秋缘故，那一节枯草上头的尾巴毛，竟也已经掉落得差不多了。

“唉……生意不好啊！这个月的房钱要怎么付呢？”咂吧着嘴，一个有关生计的巨大问题摆在眼前，她顿时苦了张脸，愁容满面。

次日清早，九疑走出天字一号房的瞬间，早就候在外边儿的小二汗巾朝后一搭，觑着脸道：“九姑娘今早要吃些什么啊？”

“五仁记的黄金糕，春江仙的鱼翅粥，再来一份百花村的梅花小团子。”九疑迷迷糊糊地念叨着，慢悠悠地下了楼就见一尊大佛守在楼梯口。

别是来催房钱的吧？九疑一个激灵，瞌睡全跑了，她打起精神，笑道：“这不是满爷吗？怎么这么早啊？”

“不早了，在下已经在这儿等了九姑娘一个时辰了。”老匹夫皮笑肉不笑。

九疑心下大呼不妙，面上却依旧装着糊涂：“啊？等我？等我做什么？我这种小人物哪敢让满爷等啊。”

“喀喀。”钱满忍不住咳嗽了两声，勉强道：“九姑娘这个月的房钱该结了。”

“这不是才月中呢吗，月末再结吧？满爷——”手肘拱了拱钱满的胳膊，九疑一脸谄媚。千万别说，千万别说……

满爷抚须，悠悠然道：“我记得上个月你也是这么说的啊！”

九疑挠头。

“鼎华楼的规矩九姑娘也是知道的，老是给你开后门儿，恐怕……不太好吧？”钱满眯着眼睛暗暗瞅着九疑，露出几分奸险的神色。这次还想欠账？想都别想！

搭上钱满的肩，九疑笑得十分亲切：“别这么说啊，我在您这儿住了也已经三年了，什么时候赖过账啊！要不是上个月相中了一块汉代古印，我也不会如此拮据，您说是不是啊？”再拍了拍他的背，“满爷放心，银子我是断然不会缺了您的，可我这几天手头紧啊！没生意接也不是我愿意的啊。”话音一落，九疑一闪身往后院去了。

钱满看着某人逍遥的背影，咬牙切齿，手朝后一抄，黄金算盘在手，噼里啪啦一阵狠打。满爷怒了！

后院凉亭包给她吃早饭了！天字一号房包给她睡觉了！后院小楼的房顶包给她消遣了！店里最机灵的小二包给她跑腿了！还有饭、菜、酒、水，粗粗算来九姑娘两个半月已经欠了他四千三百八十二两银子！这让抠门到一粒米都要算价钱的满爷怎能不怒？

你没生意？你要价那么高有生意才怪了呢！倒是满爷我，有生意不如没生意！让你这厚脸皮的白吃白住，还坏了我鼎华楼从不赊账的规矩！

一顿早饭吃好，九疑小小地打了个饱嗝儿，长吁了一口气，叹道：“如今这年头……日子是越发难过了……”思量着该找活儿干了，再不然满爷非在她的早饭里下毒不可。

想到这里，她又无奈地摇了摇头：不，满爷不会下毒的，满爷会等拿到银子以后再下毒。

站起身来，深吸了一口气，九疑飞身上房，朝城北去了。

正苦恼着，身子已到了鼎华楼外，九疑蹙了蹙眉，心念翻转，终是没有进

得门去：如此良夜，应寻佳人赏观美景，怎能独自空对月华？

乱怀楼的牌匾做得极好，梅花三弄，鹊踏枝来，乌木细雕，暗纹浮动，十分闷骚。

九疑暗想：这柳陵郁莫不是柳下惠的后人？祖先坐怀不乱，那便教天下人坐怀皆乱，好恶毒的趣味！

不过也只是胡乱想想罢了，乱怀楼自建楼起到现在也不过区区七年光景，若真是要追溯到柳先生的年代，那可真是太扯淡了。

看了看这似是冷清的门庭，九疑不禁感叹：这才叫上好的享乐之所啊！烟花之地，越是门庭若市，越是乌烟瘴气；越是门可罗雀，越是别有洞天，看来……乱怀的名声不是吹出来的。

进得屋内，落入眼中的便是十二扇的紫檀屏风，金线穿引，绣的是富贵花开。

绕过屏风，又可看到尽头是一幅甚是惹眼的迎客松，两旁对联笔势遒劲，一瞥便知不是凡品，还有那桌案椅子，无一不是堂堂大家风范。

九疑暗自摇头，又是忍不住一阵腹诽：“装得再怎么正经，内里还不是经营酒色财的销金窟？”她抬头的一瞬却见得有窈窕女子站在厅堂角落，一有客人进来，上下打量一番，才将人朝内里引去。

九疑不禁庆幸今日穿得勉强还算人模人样，要不然岂不是连乱怀楼内里都没进就被轰了出去？

兜兜转转许久，九疑这才真正见得乱怀楼深处样貌：四方格局，中庭花苑，摆布甚是讲究。但听得引路女子一边走着一边说道：“南边是男馆，北边是女馆，东边是酒馆，西边是赌馆，不知公子今日想去何处？”

九疑随意看了看，折扇一指，正是南边，道：“今日换换口味吧。”

那女子也不多言，领了人送到门口便退下了。

推开门，大摇大摆地迈进去，本以为可见喧嚣场景，却连半个人影都没瞧见，环顾四周，楼上楼下房门一概紧闭，撇了撇嘴，九疑道：“果然好地方，不受人打扰啊！”

她楼上楼下转了又转，许久终是明白了，那房门口挂着牌子的便是内里无人，牌子后头是小信简介，若是中意，取了牌子进去便可一夜销魂。

“哦？女人？”将脸面转向九疑，红冶仔细打量了她两眼，道：“武功很好，没有杀气，来干什么的？”

九疑再次庆幸自己只是来踩点顺带采花，如若今日贸然出手，那……谁死谁活还真不好说。

抬了眼，装作一副痴傻模样，九疑笑道：“美人姐姐莫急，我也就是来开开眼。”她一边说着一边痴痴看向那不甚起眼的铜铃，心念：何以只摇了摇，这红衣女就突然出现了呢？于是大着胆子小心问道：“美人姐姐刚才不在啊，怎么突然出来了？”

红冶依旧面无表情，指了指自己腰间，道：“摇铃蛊，子蛊在铜铃里，母蛊在我这里。”

看着那只精致铃铛，九疑霎时明白了：不管多远，只要子蛊所在的铜铃响了，母蛊所在的铜铃也会响起。

难怪这乱怀楼深处一个护卫都没有，原来是这个缘故。不过，就算如此，红冶的功力也不可小觑。九疑将这一切暗暗记在心里，不禁再次感叹：这年头，钱不好赚啊！

她这边暗自思量，红冶却是不耐烦了，“啪啪”拍了拍手，唤道：“兰敞，带这位姑娘去见公子。”

话音方落，兰花门里走出来一个青衣的美人，拖地衣摆上兰花招展，戏蝶飞舞，但见他长袖一招，九疑便昏了。

闭眼的一瞬间，九疑想：这兰敞倒是比梅妆清丽许多，就是使的迷药稀罕了点——想她九疑做杀手生意的，普通迷药对她根本无效，而兰敞一出手，她便不可遏制地晕了，而且是货真价实地晕了。

红冶踢了踢九疑倒下的身子，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继而红影飞闪，十分鬼魅地不见了。

兰敞看了看站在一旁的梅妆，挑了挑眉，道：“眼神比从前好了吗？”

梅妆昂了昂头，回敬道：“彼此彼此，新配的迷药效果不错。”

“过奖过奖。”兰敞捞起地上那坨瘫着的东西便进了屋。

梅妆耸了耸肩，拍了拍颈间的竹叶青，也关了门去。

男馆内依旧寂静，仿若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第二章

……
午夜惊魂
……

日上三竿，小二在天字一号房门口等得脖子都酸了也不见九疑出来，犹豫着推门进去，却见屋内空无一人，想到昨天满爷催房钱的情状，立刻跳起来往账房处奔去。

钱满听小二说九疑不见了，立刻去了天字楼。

一开门，钱满看了看四周摆设，转过身对着小二就是劈头盖脸一顿臭骂：“你眼瞎了吗？她的宝贝碧玉盘、翡翠枕、紫钰香鼎、汝窑茶盏、红泥小炉……一样没少！不就是一晚上没回来吗？急什么急啊！”

九姑娘最在意的除了她自己的小命便是这一屋子的宝贝。这些东西有些的确是难得一见的珍宝，可有些……不过是家常使用的器具。然不管是哪一样，谁要是未经九姑娘允许乱碰，结局唯剩一字：死！

钱满记得九疑初入鼎华楼时有一次久出未归，他便斗胆进了天字一号房，拿起桌上那只紫钰香鼎的瞬间，九姑娘回来了，当时她的眼神恨不能将他生吞活剥，害得他现在还心有余悸。

小二哪里知道这些？他关注的不过是满爷的神情举止，于是抹了一把汗，暗道：满爷……好像是你比较急吧……

“九姑娘出去赚银子了！你给我好好候着，她一回来马上告诉我！”钱满

知道九疑的身份，不过……不要紧，没人知道杀手榜上排名第一的是个女子。

九疑晕乎乎醒来时已是第二天下午了，坐起来四处张望，不由得惊叹，哇！有钱人啊！

紫檀木床两边镂了麒麟瑞兽腾云，镏金钩上悬着大红银丝连珠纱帐，一旁小案上摆着蛟龙出水纹样的香炉，淡烟袅袅，幽香缭绕，若是凑上前便可知道：那竟是先秦时候的青铜鼎。

腾地站起身，九疑也不管脑壳还有些晕乎便在屋内转悠起来。

南窗上金漆细勾了牡丹风流，其下摆着长案，案上设紫金宝镜，边缘游龙戏水，最顶端乃是拳头大的东海夜明珠，就算是白日里也是熠熠生辉，晃花人眼。

西边象牙雕的贵妃榻，上铺十字貂皮缝成的褥子，还有绣孔雀开屏的锦缎靠背。旁边置银唾盒，小巧精致，巧夺天工。

东面黄杨木的小桌桌面是水晶磨成，其上一套天青色的茶盏，胎薄透光，釉色莹亮，冰裂纹错落有致，一看就是价值连城。

再说床后头的小案上八宝金玉盘配着里头盛的那棵硕大的玉白菜，珠光宝气，贵气袭人。

来不及细看墙上的字画和周遭的其他摆设，九疑思量着：顺手牵羊带一样走，咱这好几个月都不用干活儿啦！

她这边正琢磨得欢快，呀的一声，东南面的书橱开了，里头走出个青衣及地的男子，正是兰敞。

“哟，醒得还挺早啊。”兰敞行为有些轻佻，和他那一身行头极不相配。

九疑右手食指指向他，不住地抖，连说话都结巴起来了：“你你你怎么从那里出来了？”

兰敞皱眉，自顾自道：“我迷香里没加让人手抖口吃的东西啊。”忽而一笑，长袖挥舞，“试试我新配的软筋散。”

于是，常常把软筋散当饭吃的九疑结结实实地倒了，睁着那双乌溜溜的眼睛，九疑哭笑不得。

“公子现在正忙，没空招呼你，我来陪你聊聊天儿，也好免去你的寂

寞。”话虽这么说，可兰敞朝东面小桌走过去，看也没看地上瘫着的那坨。

九疑越发欲哭无泪，只得蠕动着摆了个舒坦点的姿势，气息奄奄道：“美人儿，你就饶了我这个色胆包天的吧！”

喝着茶水，兰敞十分悠闲地吁了一口气，斜瞥九疑道：“我新配的迷香，常人吸了三天三夜也醒不来，方才你中的那软筋散旁人若是用了舌头都使不上力，要真是色胆包天的……那岂不是天下的花儿都被你一人采了去？”

这下九疑没了声响，早知如此，她又何必当初啊！内心正在默默流泪，却又听得兰敞腰间的玉铃铛响了。

美人懒懒起身，道：“公子得闲了，我真是可惜，我还琢磨着再给你试样新鲜玩意儿呢！”微蹙着眉头，兰敞捞起地上那坨，重新进了书橱。

路漫漫，走了许久，依旧暗无天日，冷不防一道魅影飞闪，红红的。

九疑趴在兰敞肩上，小心翼翼地开口道：“刚才飘过去的莫不是美人姐姐？”

许久兰敞都未应声，九疑以为他不会答理自己了，那人却冷笑着开了口：“如此漆黑地道，凭红冶的身法你还能认出来，难道我扛着的是声名赫赫、花名远播的摧花手沈春生？”

九疑咽了咽口水，心念：果然祸从口出。

又是好一阵死寂，却在九疑准备嘀咕几句时响起铃铛声。

环佩琳琅之声本该十分悦耳，可一直响个不停就十分逆耳了，九疑扑棱了两下，道：“你能让那玉铃铛不响吗？听着让人家小心肝儿慌慌的啊。”

兰敞嗤笑了一声：“公子的母蛊在叫，我再大的胆子也不敢弄死子蛊啊！”

听了这话，九疑来了兴致：“你们公子是谁啊？”

兰敞顿了顿，吐出七个字：“贪欢公子柳陵郁。”随后便再也没声响，任九疑在他肩头如何唠唠叨叨、啰啰唆唆也不吐半个字。他虽是走得极稳，可毕竟没有武功，再加上肩上还扛着一坨软泥样的人，走着走着也就累了，但就是一声不吭。

九疑就那么挂着，晕晕乎乎，昏昏欲睡，约莫过了有四个时辰，终是出了地道，面前是一扇精雕细刻的紫檀木门。

兰敞停下，一把将九疑扔到了地上。她抬头一看，明月高挂天边，依旧秉承了近几日上好的夜色，清辉如水，漫洒中庭。

这院落看着也是极费银子的，单那几株龙字春兰就已是天价，再有庭中怪石嶙峋，小池旁是老梅几棵，因是夜晚看不分明，约莫是绿萼梅花，也是稀罕品种。

夜风送香，似是菊花芬芳，九疑朝风口看去，眼睛都直了：十丈垂帘啊！长势如此之好，实在是举世罕有啊！又听得竹叶声沙沙入耳，莫非是凤尾竹？

当下九疑便知道这单生意接得有多么不划算了：那人的命就是百万两黄金也不一定买得起！不过……既然接了，那便再观望观望吧。

兰敞十分恭敬地叩了三下门框，轻重缓急皆是拿捏好的，如是便听得十分冷清的两个字：“进来。”然后九疑就被拎进了房门。

一入室内，九疑心头的后悔又加深了几分，屋子里摆设都十分简单，但若是因此而觉得这是个陋室，那便大大地错了！只那老旧的破门槛，细看乃是玳瑁拼接而成，看似如同朽木，实则年代久远。

照着九疑的想法：这屋子的主人怕是极其内敛，所在之地不显山不露水，正是富贵至极继而返璞归真。

“把她领到我跟前来。”靛青色的半旧锦缎软帘后头飘出一句冷语，悦耳，却不怡人。

九疑到了软帘后头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屋里有四个人：三男一女。

男子皆是衣冠整齐，神情也平静温和。左边的男子站着照看香炉，右边的男子看着手下的五弦琴一动不动，而中间的男子懒懒地靠在太师椅上，应是柳陵郁。

而那女子可就不一样了，赤身裸体被高挂在房梁上，雪白的身子时而晃荡几下，教九疑都忍不住咽了几下口水。

柳陵郁指了指侧旁的那张太师椅，九疑就被安置在了上头。

香炉里燃着一块黑糊糊的东西，九疑轻嗅，方才平静了少许的心又扑通乱跳有如擂鼓：合欢散加玫瑰精油浸了的沉香木。乖乖！今夜赶上调教雏儿了不成？

虽是见九疑进来了，柳陵郁却是只扫了一眼便彻底无视了这个大活人。眼